

一、快樂的交通警察

黃英雄

十多年前為一睹尼加拉瀑布的奇景，千里迢迢到了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小鎮。壯闊而震撼的景觀沒令人失望，但至今我依然難忘的卻是當地的一位交通警察。

瀑布上方屬休閒區，車水馬龍不難想像。販賣店前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，一位矮胖的警察，以類似舞蹈的身段指揮著四方來車，他自得其樂地作雙手掏槍狀，示意右方暫停；接著又像麥克傑克遜誇張地跪地一指，指揮左方來車離去。經過的車主不時對他報以掌聲，他也欣然接受，甚至有三輛車的少女對他吹口哨呢！

事後我發覺觀賞交通警察的時間，甚至超過看瀑布的時間。那警察的輕靈動作始終縈繞在腦海中。看似簡單的事卻有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，起碼在台灣就從未有過這麼快樂的警察，或者說那麼喜悅於自己工作中的人。

其實人的本質差異不大，但重要的是先得認同自己和工作，這種過程需要人文素養的薰陶與結合。工作的專業固然重要，但欠缺這種出自內心的質感，終將為僵化所束縛，何況要將工作中的喜悅與環境結合，更要與人分享。

當你有機會進入各種餐廳，從服務人員端給你白開水的動作，將影響你用餐的心情。如果你發覺服務生是用一種近乎完美的優雅動作送上一杯水時，四周的氣氛頓時百花齊放起來，因為我們感染了出自內心的自我肯定與自信。

也許有人會埋怨自己的工作單調無味，我建議應先檢視自己是否真的為工作盡了心，最重要的是要將工作與自我結為一體。沒有人願意否定自我，當然也就不會否定自己的工作。

台灣的空氣與交通，很難讓我們的警察在十字路口舞蹈；國際禮儀的缺乏，也使得我們不計較服務人員的粗魯。但對人文素養的追求卻是刻不容緩的。當這個社會上每個人，都能以最快樂和喜悅的心情去面對別人時，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全世界宣佈：台灣人個個都是藝術家。

二、走過滄桑

要經歷多少個哭泣的黑夜，我們才得盼黎明的光臨？

要走過多少個坎坷的幽谷，我們才得見人生的平坦？

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吧？一路上的跌跌撞撞，皮破血流，雖說有父母師長的提攜關懷，然而，舉步的到底是自己。其間滋味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面對挫敗時的苦澀沮喪，也只有獨自嚥下；面臨責任的沉重負荷，也只剩一肩擔起。旁人豈能代勞？也在這許多的磨練裡，讓我們明白個人能力的有限，願意以同情的心，助他人一臂之力；也讓我們深切地知道同舟共濟，和諧共榮的重要，在相互的扶持裡，人生的旅程才顯得溫暖美好，充滿了繽紛的美麗回憶。

只是，走在生命的拂逆裡，那種打落牙和血吞的痛楚，也唯有自己的心才能了然吧！經常提醒自己的是：生活裡的悲苦也是功課，要以平常心來看待。所有的不順總會過去的，一如雲散月明。與其抱怨詛咒地過活，何不唱一首歡喜的歌？

我從不以為，在這個世上，有人能占盡一切的好。凡事順遂的人生，大概也少了挑戰的勇氣和趣味，生命的意義也必然跟著大減。你真心願過乏味的一生嗎？

生命有如潮水的漲落，也如陰晴的變化，四季的更迭。我們在不斷的學習裡，懂得更多，也對人世有更深刻的洞察和悲憫的情懷。有誰是生而知之的？平凡的我們在不停地仆跌中，學會了站穩腳跟，知道和別人競爭之前，得先充實自己。不論是技藝、才能、體力甚至人際，無一不關係著未來的成敗，哪能掉以輕心呢？肯步步為營，及早籌畫，勝算定然增加。

不要一遇到困難，便急於逃避，那並不能解決問題。人生的荊棘隨處都有，怨天尤人也於事無補。何如認真以對？那麼，走過了險阻，它也回報給我們可貴的經驗。

我愛看老人面上深深的皺紋，那是歲月行經的痕跡。有些老人真是漂亮啊！不同於年輕時的青春煥發，卻閃現了智慧的光彩，尤其，是因為走過了滄桑，使他對人事另有寬闊的包容和愛，更讓他回歸到赤子的純真，故而特別動人。

三、傍晚的叩訪

方方

到達時，已是傍晚時分。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。我想，我可以坐下來休息，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。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，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；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，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。我反問自己，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？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，我小心翼翼的沿著路旁走去，紛紛飄零的夏日綠葉，葉子掉在地上，鏗然有聲，使我驚覺不少。我感嘆時間，也感嘆自己，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，不，也是黃昏以前。我走向那門。

輕叩白色的門，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，像鎖在冬天深處。門內門外寂寂無音，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，還是沒有聽到呢？陰霾中，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。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，牠怒視著我，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。我再度輕敲兩下，多麼衰弱的兩聲，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，我打個冷顫。不久黑夜就要來臨，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，那時，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。

是的，已是傍晚時分，我或許來遲了些。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，會宴早來的賓客了；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，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，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，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。我站在門外傾聽，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，森林之外也沒有馬蹄，那麼，主人那裡去了？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，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，我突然感到孤單，衣袖在暮色裡更形單薄，哎，我原是不該來的。在秋末的蕭瑟裡，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。

縮回我的手。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，有兩片落在肩上，然後，又不經意滑下去。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？如果有人站在林外，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、落寞，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。林內聞不到幽香，看不到落花，有的只是葉子，乾裂的枝條。我靠在牆上，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：我已被摒棄門外。

從門縫裡，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，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，高貴而矜持。主人在不在家呢？我不清楚。不過，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。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。我坐在階前回憶，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。

四、繁華散盡

廖玉蕙

在四濺的水花中，往事歷歷，掠上心頭。我想起小時候通學，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。常常下課後，筋疲力竭，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，等他下班，用腳踏車送我回去。父親的同事，不拘老小，見了我必高聲大喊：「嗨！天送兄，你那撒嬌女兒來了。」

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，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。當時，我那身淺藍襯衫、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，畢竟鄉下地方，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，是鳳毛麟角。我每回去，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，動作特別誇大，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，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，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。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，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，而我，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，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。然而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，當他熱切的問我：「明天，還來辦公室等我嗎？」

我總是矯情地拿喬，故作猶豫地說：「不一定啦！明天再看看！」

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樣，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！

當我大學畢業後，開始做事賺錢，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。當我還是助教時，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，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，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，我一路追趕不及，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。然而，小時候愛臉的我，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，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？有一回，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，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「職務」欄內，主動為他升級為「課長」，只為嫌棄小小「課員」，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，實在太過寒碇。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，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，反倒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。

風霧器裡，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。我頹然放下，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，和父親四目相視。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，我長得最像父親，長臉孔、挺鼻梁、薄脣、尖下巴，他們看到的是容貌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，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。如今，形之不存，影將安附？

五、瑞穗的靜夜

李潼

那年，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，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。少年單純，還不懂得掩飾喜悅，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。放榜之後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，四處咯咯叫，四處去招搖。為了慶祝這場勝利，我們四個好友，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。

那天晚上，真不巧，山腰竟然下起大雨。

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，營地泥濘，連帳棚也滲水，只好草草收拾，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。

情景是有點狼狽，但興致未減。洗過溫泉，換上乾爽衣服，我們依然說笑打鬧，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，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。

不知何時，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，制止我們再玩下去。他面容和善，但我們明白，他是當真的。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，各自回房。但是我沒走，獨自留在迴廊發呆，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！

松林裡的雨夜，格外沉靜，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，如湖波緩緩湧去，五里外的小鎮燈火，在松針稀疏處閃爍，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，凝視中，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，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，誰知布景早已妥當，一時仍不相信，只有失措張望。我想離開，卻又被一些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。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，來自溫泉的水煙裡，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。於是，我坐下來，靜靜聽、靜靜看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不知，我是可以不喧譁的，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，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，清晰映照童年種種，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。

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，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，此後，我時時品嚐，從中成全了許多事。